

我在

美丽的云南

WO ZAI MEILI DE YUNNAN

《云南通讯》杂志社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我在美丽的云南

《云南通讯》杂志社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美丽的云南 /《云南通讯》杂志社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67-4072-3

I.我… II.云…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5214 号

责任编辑	聂 勒
装帧设计	杨明云
图片提供	叶思孔 刘 宏 赵启文 陈 蓉 虎良灿 杨明云 崔黔顺 曾 鸣 周 茵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定 价	2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072-3/I·823



前言

天下有大美，大美在云南。美丽的云南，以它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那些千姿百态的风景，其独特鲜明、震撼人心的美，进入了万千游客的记忆，成为他们生命中永远的怀念。云南的美丽不只是那些声名遐迩的风景名胜，这里的山川大地，无不以美的方式存在，美就是它们的化身。一个遍及云南大地的游人，他所到之处，无非是旅游线路上一个点，身临其境，人在其中，其实也只是站在了云南的窗口前，丰富美景、无限风光是在窗外，在更为辽阔的土地上。他会发现，云南到处美妙绝伦，遍地灵光显现。对于生于斯、长于斯，以云南为故乡的人来说，云南之美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游历风闻，而是日常生活的一种醉心感悟。

应当说，造物主创造世界时绝非厚此薄彼，但似乎明显偏爱云南，否则，对云南大地的设计怎会那么大气磅礴，对云南大地的创造咋会那么动人心魄。历经漫长岁月的打磨，神采飞扬的点化，这片土地愈加不同凡响，神秘莫测。在云南，一座沉默不语的山冈，



它的灵光却辉映在蓝天白云之间；一条淙淙的溪流，却是众神之水，在峡谷中奔腾不息，牵动着大地的心弦；一段隐现的道路，潜伏在高山、峡谷和密林之中，穿越在河流之上，承载的可能是数千年的文明交流；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城墙上的某块石头，其间布满的也许是几千年悠悠岁月留下的痕迹。一个民族一朵花，作为我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到处是春天，百花争妍，繁花似锦。可以说，云南之美，美在山川大地，美在人文风情。

“美是难的！”在哲学家眼里，准确描述哪怕是一个具体事物的美，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对于如此多姿的云南之美，要进行准确、传神的表达，确实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看到，云南之美，很早以来就进入了中外著名人物的书写之中，比如中国的徐霞客，国外的马可波罗、洛克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书宣传、推介了云南，而云南之美，也成就了他们诸位名人一生最为辉煌的文字篇章。当今，国内外的一些有名的作家，也把他们的目光投射到云南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并通过他们的文字，把云南展示给了更多的人，展示给了全世界。

传达和讴歌云南之美，没有停息之时，没有终止之处。中共云南省委主办的《云南通讯》，以对云南的无限热爱，开设了“魅力云南”栏目，刊发了风格各异讴歌云南之美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地理的广度上，



囊括了全省 16 个州市，使云南之美更具普遍性；从时间的跨度上，在紧贴当下生活的同时，既上溯以往，又眺望未来，让云南之美获得了永续的生命。《我在美丽的云南》一书，便是这些文章的结集。同样是书写云南，《我在美丽的云南》的作者，与省外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是喝着云南的水、呼吸着云南的空气、唱着云南的歌谣、看着云南的花朵和彩云长大的，这些人的童年、青春乃至生命，都与云南大地紧密地连在了一起。这些作家对云南的书写，有别于“云南，我去过”的见闻录，他们书写的，就是自己的生身故乡、梦里天堂；他们的美文，在抚摸着故乡土地时，绝非浮光掠影、片断剪辑，而是饱含感情、心向往之。他们了解云南，就像了解他们的母亲和家园，没有距离，没有隔膜。可以说，他们笔下的云南之美，最为细致入微，生动传神。我们倍感欣慰的是，《我在美丽的云南》的编辑出版，对云南建设绿色经济强省和民族文化大省尽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们衷心希望，这本洋溢着云南作家赤子情怀的书，能把云南之美鲜活地呈现给广大读者。

编 者



目 录

第一辑：南方之南

- 南方之南 张庆国(1)
云南驿：英雄的栖居之地 胡廷武(16)
至爱极边 熊清华(28)
南方丝绸之路上迷失的文明 周 勇(36)
秘境临沧 何 松(44)
茶马古道 阮殿蓉(54)
在药山 杨 昭(61)

目 录

第二辑：大地上的事情

- 大地上的事情 汤世杰(69)
天上轿子 黄 尧(79)
站立在悬崖上的村庄 范 稳(85)
佘山散记 李霁宇(93)
蒙自两题 段 落(99)
太阳最早照到的地方 李智红(108)
可渡行 何汝龙(116)



我在美丽的云南

第三辑:香格里拉札记

香格里拉札记	于 坚(123)
桧溪笔记	雷平阳(130)
宣威行	彭荆风(137)
龙关上下	钱映紫(143)
怒江,怒江	朱霄华(151)
丽江纪行	倪 涛(158)

第四辑:大美之色

大美之色	费 嘉(167)
写给红河	淡 墨(175)
己衣大裂谷	袁佑学(179)
寸轨的记忆	张锦堂(187)
舒展的怒江大峡谷	黄映玲(195)
西双版纳断章	张 凌(203)
天堂颂歌	孙宝廷(208)

目 录





我在美丽的云南



南方之南

张庆国

文山之名

相比云贵高原的苍茫群山和纵横河谷，我愿意把滇东南理解为云南的翅膀，轻盈而颀长，宽大而锋利，在阳光下伸展，轻轻拍击，就有诗歌的水珠滚落在风中。事实上，根据地图绘出的轮廓，云南的地理形状像鹰，翅膀张开，一只只是滇西北，一只就是滇东南。滇东南这只翅膀倾斜着贴近逐渐低矮的地面，划过潮湿浓重的雾气，更显出生命的轻巧。

云南的山高路险和沟壑陡立，司空见惯了。滇东南的文山却不同，这片土地接近广西，山势低缓，水草丰美，名之以文，有几分道理。我以为文山州的文，是指连绵群山低矮清秀，斯文而不粗悍。比如此地久已听说的广南县，有一个名叫坝美的村子，居四面矮山环绕的洼地，藏在深山人未识。里面山水安详，居民平静，一条河流穿过山洞，与外部世界相通。现代文人进去，惊呼桃花源降临，立即想起了陶渊明。

南方之南



我没有去过坝美，只去过普者黑两次，一次是1997年春天，第二次是2006年初夏。相隔九年的两次走访，印象相同，感受不变。普者黑还是乡下的黑姑娘，没有变老，没有出嫁，更没有生儿育女后的沧桑和世故。好像画家抹几笔，从此一成不变。画上的姑娘蹲着，两手伸到水中洗菜，嘴巴张开，唱着歌，忽然发现外人，就好奇地瞪大坦诚而羞涩的眼睛。如果普者黑不是商业定义下的风景名胜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天性十足的黑姑娘不在旅游工业的流行概念中，我会对其更加心向往之。这与普者黑的美丑无关，是个人喜好。我喜欢自己的发现，不愿意受风景区定义的摆布。

不过，普者黑确实不错，商人们百里千里奔来，盖酒店开餐馆，笑脸相迎，开发旅游，是早晚的事。十多年前不出名，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也会惊动天下，引来络绎不绝的访客，由不得人。就像父母育出美女，拴不住藏不住，早晚要被外面的男人发现，千方百计闹出故事。

很多年前，我初去桂林，曾吃惊不小，看到中国古人的山水画，躺在那片土地，已经千百年，于是生出感叹。后来走访云南文山的普者黑，更吃惊，所谓桂林山水，原来不只在桂林，云南文山的普者黑，更是绝好天地。这里的馒头状山包，摆在大地的盘子里，不为吃掉，填满蚁群般游客饥饿的肚皮，只是连绵成片的山，在三月的春风里沉睡。起伏的山峦间，围了无边的湖水，好像盘底的釉，光滑闪亮，不动声色。天地之初的宁静、宽大的山光水色、沉默的野荷



花、茂盛的芦苇种种，不一而足。简陋的小船堆满杂物，干树枝、蔬菜或大小铁桶，在湖面无声来去。水边的居民从砖房或土院墙的小门里走出来，低头忙碌，身子被屋前的几棵树挡住，若隐若现。想象力可以捕获的内容，在普者黑水边，差不多已经齐备，想不到的野花，红色的细长花朵，也在外乡访客的眼前零散开放。问当地人，知道叫辣椒花。真正的辣椒是不是会开花？我说不清，只看到辣椒的尖锐锋利与花朵的温情脉脉合二为一，展露在水边的草丛中，好像草丛后面忽然闪出一个急躁的姑娘。



南方之南

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话，召来四方游客，从此那里访客不断。现在不用说了，人满为患，好像闹市商场，安静的山水掀起冲天波澜，玩家会感到狼狽。那种喧哗繁杂的局面，普者黑看不到。云南文山与广西相连，有相同的地理面貌，相同的民族和山水奇景，访客的感受却不同。普者黑的远离尘嚣和与世无争，相比桂林，就像大姑娘吵闹，在门口招蜂引蝶，二姑娘睡在小楼上，心安理得，吐气如兰。

文是悬浮飘移的轻，心和思想之轻，诗歌和音乐之轻。武是山石落地的重，骨头和拳头之重，鼓锣声和金属声之重。可是文气的轻盈飞翔，也会变得尖锐锋利，好像细长的辣椒，碾成粉末，在空气中盘旋飘摇，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把人击倒。文山有普者黑的宁静山水，还以出产辣椒闻名，很有意思。这里的邱北县盛产辣椒，云南人早就知道了。我在昆明长大，小时候生活在市区街道上，听说过邱北的辣椒什么，却不知道邱北县位居何方，也不以为然，好像全世界



的土地都能长出辣椒。事实上生长辣椒的地方可能很多,长出好辣椒名扬四方的地方却很少。

关于辣椒的辣,我有过可笑经历。小学时一个同学来家玩,从衣袋里漫不经心摸出一颗红色圆果子,说是樱桃,递给我,我放到嘴里,看他露出坏笑,心头发紧,已经来不及,舌头上烧起来,脑袋都晕了。后来,那个用辣椒成功作案的同学,又讲故事,说某地的辣椒太辣,不能放进菜里,只能拴在灶边,炒菜的时候,放到锅里涮两下即可。我深信不疑,他曾用一颗红色的小果子,让我领教了辣椒的力量,猛烈的辣味轻盈而敏捷,好像成功的刺杀,又像蛇口中疾速射出的毒液。

成人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缺乏真正可靠的辣椒知识,却相信辣椒生长在高山旱地。爆裂的土地,危险的峭壁,干涸的河床,地下的青蛙晒成一张皮,石头粉碎,万物枯萎,只有辣椒在茂盛地生长。细长零碎的红色挂在柔软的枝条上,轻轻摇晃,仿佛嗜血的小刀或子弹,我相信是这样,好像英雄和大盗一定在穷山恶水间出没。现在我长了知识,知道文山的青山绿水,也会孕育出蓬勃生长的辣椒,好辣椒,只是轻声细气的一招,就亮出非凡的身手,好像艺高胆大的优雅剑客。

土石泸西

云南东南部的泸西县,有阿泸古洞,洞中残留着古代人类的生活遗迹。洞很大,空如旷野,深若幽谷,里面错落站满了粗大的钟乳石,另有水池、平台和石



床，在石床上酣睡，可以高枕无忧。

洞穴的力量来自坚强的石壁，干硬厚实，撕不开咬不烂，岿然不动。所以鸟兽喜欢以洞为家，借石头坚不可摧的威力，抵挡敌人的攻击，保护自己脆弱的身体，也可以做掩护，躲藏在山洞中，洞外杀声震天，风雨交加，洞中却能大睡。不过，与鸟兽相比，人类与洞的关系可能更早，对洞的热爱也可能更浓。一个幽深暗淡的莫测山洞，只要足够宽大，人类就要进入，谨慎探查，再举家搬迁，在洞里安居，生儿育女。山洞安全而温暖，是大地的子宫。

人类不住山洞已经太久，是学会了盖房子。今天的高楼，装电梯、安门窗，房子里塞满沙发、电视和桌椅，大门口站着穿迷彩服的保安，煞有介事，其实还是山洞，平整光滑的新式山洞。人类建造出的新式山洞，把自己关起来，锁死。所以，有时候，造房的结果与人类的愿望相反：危险留给自己了，自由被别人占用，盗贼在窗外的院子里呼吸着无拘无束的空气。

泸西县的阿庐古洞，安全而自由，一旦有敌人攻入，住在里面的人能扶老携幼，从后洞结队逃生。我想是这样的。我从类似正门的前洞进去，并没有从逃生的后洞出来，可是我猜想一定另有后洞，也许逃生的后洞不止一个。自然的洞外表粗糙，光线不足，石床太硬，不见柔软的席梦思，不过在某些方面，会比现代人建造的洞周密，有退路。面对人生的危险，务必安排退路，老天知道。现在，为了收门票方便，公司才把逃跑的后路切断。因为从一个幽深宽大的石洞里逃出，穿过草丛和密林，又可以遁入另一座山更大



南方之南



更深的洞。游人管不住，麻烦就大了。这也是猜想，好玩。

听说此地一片群山，草木茂盛，阳光灿烂，鸟语花香，老实忠厚的风景中，掩藏着巨大的秘密，茫茫山石之下，有十几个宽敞的溶洞，洞里漫无边际，曲折复杂，类似生命的迷宫。

同样听说，这些宽敞复杂的溶洞，在数百年或千年前，是当地土著的居室，藏了一个人丁兴盛旺的部落，所以今天命名为古洞，阿泸古洞。

走完一个古洞，再进另一个。洞内有现代人安装的灯光，上下前后照应，不必摸索，心里却一团漆黑，知道在穿越自然和历史的山洞。出洞时太累，心事重重，两腿发软。天色已变，细雨如丝，凉风像几只手，上下抚摸。远处的停车场，有三两美女打着红红绿绿的伞，好像古代的野兔，在雨中轻盈跑动，尖叫声像水珠，敲打着潮湿的平整地面。恍然清醒，知道是回家的时刻。洞中三小时，世上一千年，古人逍遥去，风雨苍茫中。

人类从山洞移出，动手盖房，有几种方式，用树木或泥土，也用石头，可是不能像住在洞中的祖先，奢侈地享受石头了。粉碎泥土容易，砸石头很难，搬运石头更难。根据我的理解，用泥土盖房子，比用树木轻松和方便，所以乡下的老房子多是泥屋。

从石洞到泥屋，中间横着一段漫长历史。山洞的封闭幽暗与泥屋的透亮敞开，截然相反，这是两种态度和心情。我在泸西县乡下某村，看到靠近山坡处，有一片土黄色的泥屋，当地人叫土固房，统一的书面



叫法是土掌房，就是泥屋。泥屋很常见，几百年前有，现在也有，泸西县乡下有，昆明城外的乡村也有。不同之处是，泸西乡下的土掌房，墙面是泥，屋顶也是泥。不用瓦也不用草，只是泥。把泥在房屋顶上抹平，另有特别用意。

它的平滑屋顶可以晾晒粮食，屋顶四面有凹陷的排水沟，中央有一个洞，粗看像烟囱，用泥围得稍稍突起，又不如烟囱高大。洞口盖了石块，揭开，可看到屋内闪烁的光影。这个洞不是烧饭排烟的出口，下方不是灶，是伸到家中的一个管道。在屋顶晒干粮食，汇拢到洞口，倒下，就进了家里的竹箩或麻袋。

每家人的屋顶都与另一家相联，一幢泥屋与另一幢贴紧。从家中可以上屋顶，从屋顶下来，出门，又可以行走在村庄的路上。村里所有泥屋间，只有正式道路，不见分隔巷道。我有些不解，再进村民的屋里琢磨，爬木梯上屋顶，发现从一户人家的屋顶，可以走到另一家，顺着另一把木梯下去，就可以到邻居家拜访。如此，十几户或更多人家，就成为一家。走亲访友方便，男女交往也方便。可以从家门出入，也可以上屋顶，说几句好听的话，顺木梯下去，到另一家喝酒或亲热。

泸西县乡下某村这片四百多年前的土掌房，表面简陋，其实很复杂。它是温暖封闭的窝，可以遮风避雨，养育子孙，又是敞开的广场。用泥糊抹平的屋顶，好像平地，可以轻松走动。阳光照耀着全村，爬上家家户户相联的平坦屋顶，可以自由串门，亲戚和邻居保持着紧密联系，家族的血脉和朋友的情谊一气



南方之南



贯通。我想,在古代,强盗出现,杀气降临,战争爆发,此种样式的土房,还可以迅速召集村民,共同抗敌,成功捍卫生命的尊严。

这是一个彝族村子。我在云南墨江县的哈尼族村子,也见到过相同式样的土掌房。里外可用,上下可用,家家相通,上屋顶跑一圈,可以串通半个村子。从一户人家进去,爬木梯上屋顶乱走,消失,可以从很远的别人家走出,出现在村里的小路上,神不知鬼不觉。

这是建筑的奇迹,也是人类关系的奇迹。今天的人,用防盗门切断所有联系,危险的或亲密的,听到门铃响,先在门后的猫眼观察,屏声息气,眯着眼,五分钟后,还是不理。路上见面,不打招呼习惯了,低头让过,各怀心事,不说。

土掌房未必坚固,也用了四百年。今天的城市,五年拆一遍,十年拆两遍,记忆被反复切碎和抹去,亲情友谊烟消云散。电视是惟一的朋友,遥不可及,相看两不厌,身子却在发冷,腿上盖着小薄被,心里还是不踏实。

月白风清夜,三两人爬上屋顶,打招呼或弹琴唱歌,从一把木梯下去,又踏着另一把上来,在宽敞凉爽的夜风中打闹,在红土抹平的屋上笑得东倒西歪,那种场面只能想象。

生命历史的黑幕

到现在为止,有关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以中国北方为中心,向外省散射,这种地理和行政中心主义



的文化价值观,由中央集权的中国历史所决定,也是世界达尔文进化论价值观的延伸和扩展。也就是说,这种习惯性的集体无意识态度,引申出一种顺理成章的观点,认为国家民族或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区,同时就是地理和历史的中心,它的狭隘视域很容易蒙蔽文明发展的复杂真相,使人类曲折的生命史沉入黑幕,导致各种错误。

比如寂寞的云南江川县李家山青铜器,就可能被看作无数文物挖掘考察中的一次偶然发现,至少,李家山的宁静和寂寥,透出了某种程度的忽视,不是云南玉溪的忽视,是中国文化的忽视。李家山地下青铜器的意义,时至今日,也没有在中国范围内引起足够重视,我认为是遗憾的。

所谓重视不是指如上青铜器未能进入国家级收藏谱系,我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里确实见到过展出的李家山青铜器。方方正正的玻璃罩中,一只圆桶似的青铜器皿上站立着一圈同样由青铜铸成的古代小人,宁静的灯光投下来,抚摸着青铜器皿表面的时光斑痕,相隔不远的另一个玻璃罩中是著名的金缕玉衣,现场的肃穆与庄严,令人沉思。可是,我在沉思中想的不是这件出土于云南江川县的文物得以在京城抛头露面,而是这件器皿的意义远没有引起足够的思想震动,很遗憾。

作为地方文化史物证发掘中的重要成果,四川三星堆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云南江川的李家山青铜器,原因是三星堆面具等文物的夸张表现形式使人有了辽阔的联想。有人提到外星人什么,当然有